

誓 约

杨
一
柳 著



此书被岩井俊二誉为最能打动人的纯爱小说

张一白、宁财神、杨幂、白百合、孔二狗、张梓琳联合推荐

一对异国情侣演绎倾世绝恋

吉林出版集团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誓 约

杨一柳 著

 吉林出版集团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誓约 / 杨一柳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12. 4

ISBN 978-7-5385-6223-1

I. ①誓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7159号

誓 约

作 者 杨一柳

出 版 人 李文学

责任编辑 王玉全

版式设计 刘碧微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223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邮编: 130021
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
网 址 <http://www.bfes.cn>

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ISBN 978-7-5385-6223-1 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001

第一章 颠簸的流离

013

第二章 闪回的曾经

039

第三章 甜蜜的境界

069

第四章 遥远的乐园

100

第五章 弦般的宿命

239

第六章 追风人

第一章

颠簸的流离

没有向任何人道别，刘也踏上了这次生死未卜的旅程。

在火车站里，刘也并没有带过多的行李，只有一个挎包，斜挎在他的肩上。进站时，他神情惶恐，打着石膏的手臂令他在人群中十分显眼，这让他格外警觉。他感觉到真正地危机四伏，现在他可以说是黑白两道的绝对目标，落魄得像是一个被唾弃的浑蛋。还算好的是，他支撑自己的信念能量还比较充足。

陌生的电话指使刘也坐上了一列火车，而这次列车的终点站，是早已冰天雪地的城市——长春。

坐在硬邦邦的绿皮火车座椅上，他时刻注意着四周，看着一双双陌生的眼睛，不敢放松警惕。火车发出一成不变的声音，将白天甩在身后，追赶着黑夜。

看着窗外零星的灯光，他抱紧了胸前的挎包。

夜晚，列车上小孩的哭声让他格外心神不宁。在一刻也不敢怠慢的

黑夜里，刘也与一双打架的眼皮勉强地抗争着。

后半夜，他还是趴在小桌子上睡着了。

在刘也从梦中惊醒了两次后，天微微亮了起来，列车中的这个小世界也慢慢恢复了喧嚣，满车厢都是方便面味和吵嚷的人声。窗外的景象也由一片荒芜慢慢地向工业化进发，大烟囱中冒出来的灰白色气体与天相接；地面上的雪与土混成了肮脏的泥泞，然后又被冻成了冰，行人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移动着；汽车排气管刚刚喷出白色的尾气，立马便被寒风吹得没了踪影。

一股浓烈的火车站气味伴随着涌动的人群，刘也被挤在人群中，被动地向出站口缓慢移动。

车站外的广场上车水马龙，混乱嘈杂。冷风袭人，刘也的脸和手瞬间被冻得通红。在等待指示的时候，他有些神情恍惚，包里的白粉着实让他惶恐不安。静止在周围神色匆忙的陌生脸孔中，刘也感到无所适从。

裤兜里的手机突然振动了一下。

接下来是要寻找开往延吉的大巴车。刘也的手臂打着石膏，露出来的手指已经变成了黑紫色。他的脸被风吹得没了知觉，脚更是被冻得生疼。这时的刘也，才切身体会到这次行程的艰辛。周围人厚厚的装束和刘也单薄的衣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让刘也更加觉得寒冷难耐。

大巴终于驶了过来，刘也和一帮不相识的人将车厢挤得满满的。大巴内是卧铺车厢，气味难闻，车窗紧紧地闭着，让人有种要窒息的感受。刘也躺在卧铺上面，疲惫不堪。他闭起眼睛，抱紧挎包，等待出发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情况突然发生了转变——短信铃声响起。刘也为了让手有些知觉，在裤子上搓了搓手。他拿出手机一看，一下子傻眼了。

“临时改变从延吉出发路线，立刻转站福建福州，到后联系。”

这条信息着实让刘也气愤不已。他真想破口大骂，甚至捶打周围的一切来发泄心中的怒气。

等刘也缓过神后，大巴已经开动。刘也立马叫司机停下，然后跳下车，迎着刺骨的冷风向火车站奔去。

买了最早开往福州的火车票，刘也开始了在车站漫长的等待。等待让他思绪万千。

当夜幕笼罩了雾气腾腾的长春时，刘也乘坐的火车终于随着汽笛声晃动了一下，然后缓慢地驶出了车站。

路边景物在路灯的照射下显得亦真亦幻，但刘也无心观看。疲惫和万千的思绪令他的视线变得模糊，恍惚间再次定睛看去，除了远处零星的灯光，车外已是一片漆黑荒芜。

“小伙子，这是去哪儿啊？”刘也面前的一个大爷闲问。

“福州！”刘也回答。

“去干啥啊？出差啊？”大爷又问。

刘也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经过一天两夜漫长的旅途，第三天早晨，刘也终于到达了福州。连

续几天，刘也好像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。拖着疲惫不堪、腰酸背疼的身体，刘也再次走出了车站。

福州的天气非常宜人，比东北舒服许多，但刘也根本无心享受。下车后，他立马给蛇头发短信，告诉蛇头他已经到达，并等待着指示。

短信发出后许久都无人回复，刘也只能又陷入无尽的等待。

小心翼翼地在火车站附近徘徊到中午，他时不时地摸一摸包里的白粉，心里异常焦急。就在这时，蛇头的短信终于发了过来。

“坐出租车，来长乐市。”

一条短信让刘也再次踏上征程。还好的是，刘也很快就抵达了长乐市。他开始期待，期待见到Saki时她兴奋的样子。

“长乐市有开往松下的汽车，在天黑前务必赶到。”

收到这条短信后，刘也急忙打听长途汽车站的位置，然后寻找去松下的长途车，可一直没有找到开往松下的公车站牌。这时，一个黑车司机看出刘也的苦恼。

“去哪儿？”司机问刘也。

“松下。”刘也边回答司机边向四周张望。

“我载你去。”司机说。

“多少钱？”刘也看了司机一眼，问。

“一千。”司机想也没想便说。

“你这真是宰我。”刘也说。

“你走不走？城里的的士才不可能去松下呢。公交车每早两班，现

在早就没了。你若要走，明天才可以。看你急，这样，减两百，八百走不？不走就算。”司机好像知道刘也要找什么，把答案都说了出来。

“六百，马上走。”刘也把帽子摘下来又戴上。

“上来。”黑车司机从里面帮刘也把门打开。

车子开出了长乐市。长乐市很小，转眼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四周都是绿色的小山包，汽车开在盘山路上，有些旅游的感觉。

“天黑前能到吗？”刘也问。

“可以的！”

司机是典型的福建人长相，脑门像一把遮阳伞，五官在下面风吹不着太阳晒不着。汽车是一辆红色吉利牌的两厢车，车子一开上80迈就开始剧烈抖动。迈表指针一直在100迈上，所以汽车也抖得非常厉害。

在车里，刘也和司机很少说话，一是交流起来有一些语言障碍，二是汽车的噪音让两人都失去了说话的欲望。

刘也抱着挎包，看着周围的一个个山村，还有那慢慢变红的太阳，直到火红的夕阳将刘也视线内的一切都染成了红色，血一样的红。

松下到了，比刘也想象的快了很多。和刘也想象中的一样，这是一个不打眼的小镇。

南方的冬日不算冷，海风拂面，湿润了刘也的脸颊。小镇靠着海，是个港口，刘也估计这里没准就是他的出发地。他看了看四周，掏出手机，与蛇头再一次联系。

小镇很小，在等待回复信息的时间里，刘也几乎步行了小镇的一半。道路两旁净是些做海货生意的小店，店里的店员也都是一副渔民长相。刘也坐在路边，看了看握在手里的手机——仍没有信息。他又看了看四周陌生的环境，周围是嘈杂且听不懂的人声。这一切，让刘也的心突然混乱了起来。他感到不安，但并不是因为这陌生的环境。

把手放进包里，摸了一下用报纸包裹起来的毒品，刘也突然出了一身冷汗。他突然变得很清醒，在心里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。好似做梦一样，他甚至没有仔细地想过这些。

就在这时，刘也的手机接收到一条短信。

“云海码头，海坛岛。”刘也有些疑惑地看着手机念出了这几个字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周围亮起了微弱的灯火。这些小小的亮光连成一片，但还是很微弱，不成气候。海上，零星的灯光也在闪烁着。除了这些，死寂一片。

刘也站在海边，海浪的翻滚声是他唯一能听到的声音，海的腥臭是他唯一能闻到的味道。

面对着一片暗黑色的海，刘也站在蛇头指定的一个小小的码头上。面前的一切让他忐忑不安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浑身发抖。

海浪的呼啸声盖过了一切，刘也看了看表，刚刚过十点，这时的北京，正是热闹的时候。可在这里，除了几盏零星的灯火和海浪疯狂拍打海岸的声音，刘也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听不到。就在这时，一艘小船随着海浪无声无息地漂了过来。

难道这就是这次未知旅程的开始？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开始？没有任何仪式地开始？刘也有些落寞，坐在船上看着四周漆黑的一切，默不做声。

就这样在黑暗中行驶了不知多久，小船突然靠了岸。一刹那，刘也突然惊醒。在小船晃动行驶的时候，刘也居然睡着了。他睁开眼，周围还是一片黑暗。海面上挂着浓浓的雾，驾船者用手电向岸边照了照，然

后示意刘也下船。

下了船之后，另一个人用一个小手电照了照刘也。刘也走近一看，打手电的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的渔夫长相的中年人，他正在召唤刘也上车。看来，手电筒是他们交流的工具。

“第一次来平坛吧？”那人主动与刘也说话。

“是啊。唉！”刘也说着叹了口气。

“手坏了？”那人问。

“骨折了。”刘也答道。

“没有别的选择吗？非要这么做？年轻轻的。”男子回头看了刘也一眼说。

“没了！”刘也苦笑一声说。

男子没再多说话，专注地开着摩托。

“这是海坛岛吧？”刘也开口问。

“对，咱们现在先去海坛的平坛。然后，从大福出发。”男子说。

虽然男子有浓重的南方口音，但是刘也还是清楚地听到“大福”这个名字。

“出发？什么时候出发？”刘也又问。

“半夜，你这是最后一个了。”男子说。

“还有人一起？”刘也有些惊讶。

“那当然，一次走一个人才能挣多少钱？把船装满才可以走。”男子说着，加速向前驶去。刘也坐在后面，被冷风吹得浑身麻木。

海边的小城似乎都长得一个模样，在漆黑的深夜更是看不出区别，不知不觉中，平坛就到了。

摩托车开到了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熄了火，骑车的男子将刘也带到

一边，一辆破旧不堪的白色面包车等在黑暗中。面包车的侧门从里面拉开，几个漆黑的面孔在里面，刘也看不清楚模样。

这时，骑车的男子与里面一个精瘦矮小的男子开始用闽南语小声交谈起来，这个精瘦矮小的男子估计就是那个做事极其谨慎小心的蛇头。

刘也借机向车内望了望，车内确实还有两三个人，但模样一点也看不清。他感到车里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气氛。的确，希望与毁灭就在前面等着他们，同样，也在等着自己。

车内的几个人都是福建人，因为车里除了刘也，其他人都说同一种语言。

车里有一个老太太模样的满脸皱纹、绑着头巾的中年女性，还有一个大脑门矮鼻梁的瘦小男人。

汽车飞驰在颠簸的土路上，车外一片漆黑，车内一片寂静。

未知就在前方。

夜已经深得可怕，那个叫大福的渔村出现在刘也面前。周围只有几点零星的渔火，如鬼火一般。

下了车，大家跟着蛇头，向海边的一片草丛走去。

漆黑的四周寒风四起，走进海草密布的海水中，寒冷瞬间就麻木了刘也的身体和头脑。海水到了没过胸口的深度时，一艘破旧的渔船出现在黑暗的夜里。刘也甚至没有来得及多想，就直接被拽上船，推进了甲板下一个狭小的空间里。暗门打开，恶臭扑鼻而来，刘也只能通过喘息声大概估计里面的人数。整个空间内充斥着潮湿的霉气，大衣被海水浸泡后压在身上，令刘也感到格外冰冷沉重。上下牙齿拼命打架的感觉糟透了，刘也把手放在嘴边猛地哈了一口气，却没有感到一丝热气。暗门被上了锁后，马达发动了，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真的

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船不知在海上漂荡了多久，刘也甚至不敢看自己的手表。他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掏出驾船者给的压缩饼干，努力地咬了一小口。冰冷的衣裤让此时的刘也格外清醒，他咬紧牙齿，屏住呼吸，但双腿依然被冻得麻木得令人难以忍受。他在心里默念：忍住，这只是开始。

刘也感觉船底的空间很小，但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小，只知道随便动一下就能碰到几个冰冷的身体。已经接近十二月的尾声，但船底狭小的空间内，依然还有老鼠在和他们争抢着地盘，时不时地发出一些响动和几声隐约的叫声。

海面不时狂风大作，船体摇晃得让人狂吐不止。大浪打来时，船体的倾斜使所有人擦在了一起。带着咸味的海水从甲板的缝隙中涌了进来，溅在刘也的身上，但刘也却没有太多的知觉。

马达刺耳的轰鸣声和海浪碰撞船体的声音令刘也的耳朵早已麻木，船底的空气寒冷并稀薄，让人有要窒息的感觉。但更让人窒息的，可能是这可怕的气氛。

但不管怎样，刘也见Saki的心还是坚定的。

船在大海上漂荡了一整夜，天渐渐亮了起来。在甲板下的几个人丝毫感受不到阳光的明媚，只有甲板缝隙中漏进的一点光亮。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，几个人各自缩成团。老太太模样的中年女人抖得厉害，虽然她看不到自己发紫的嘴唇，但她知道自己的脑门是发热的——她发烧了。昨天湿透的衣裤到现在仍然没有一点干的意思，她浑身滚烫却感觉寒冷无比。

刘也与大脑门矮鼻梁的瘦小男人面对面坐着，互相感受着对方的呼吸，马达的巨大声响制约了他们说话的欲望。男人用手按着自己的双

脚，但他的双脚已然被冻得没有了知觉。他有些担心自己，所以情绪突然有些暴躁，随口骂了一句什么。但再怎么骂，他的双脚依然没有什么知觉，毕竟，寒冷是他改变不了的。

刘也仿佛能在黑暗中看到自己呼出的每一口气。周围开始结冰，刘也知道，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。他一口气接着一口气地憋着劲，抵抗寒冷这个劲敌。

马达忽响忽停，响动的时候让人烦躁，不响的时候让人慌神。

船漂在海面上，海风的呼啸狂吼让几个人不寒而栗。舱底的海水确实已经结冰，只有人坐的地方还未冻结。每个人都在暗自挣扎。

夜晚再次降临，缝隙里的光线渐渐消失。在手机微弱的光线中，中年女人脸上布满豆大的汗珠，像鬼一样。她喘着粗重的气息呻吟着，刘也看着女人的样子，心里突然发酸。他从蛇头给的塑料袋里，从仅有的几瓶矿泉水中拿出一瓶，拧开盖子递到女人面前。女人闭着眼睛，喘息声有些可怕。刘也拍了拍女人的肩膀，示意女人喝水。一直在一旁默不做声的瘦小男人居然扑了过来，一把夺去刘也手中的水瓶。

“给她喝？水会被她都喝光了！再说，她喝了又管什么用？”瘦小男人大声地喊叫着。

“她病了，多喝点水怎么了？”刘也对男人说。

“多喝点？看，还有多少？还有两瓶！咱们不知还要几天才到！”瘦小男人再次大吼。

“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？她发烧了，需要喝水。”刘也又把瓶子抢了回去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瘦小男人又一次扑了过来，把刘也按倒在地。瘦小男人虽然矮小，但却力大无比，在这狭小的空间里，更是如鱼得水。刘也想反抗，身体却动不了。

“你想干吗？你别逼我！”刘也对男人说。

“我身上已经有三条人命了，再背一条也不算什么。”瘦小男人掐住刘也的脖子说。刘也一听，颓了。

“三条已经够多的了，就别见死不救了。咱们既然上了一条船，就多照顾一下别人，你说呢？”刘也说完，把瘦小男人的手慢慢掰开。瘦小男人退回到自己原来坐的地方。刘也被瘦小男人弄得浑身僵疼，受伤的手更是刺骨地疼痛。他捡起掉在地上的半瓶水，递到女人嘴边。女人看着刘也，抿了一口水，然后冲着刘也笑了笑。女人的笑容在从缝隙中漏下的月光里，显得格外僵硬。

太阳光又一次从缝隙中照射进来，小船依然在海面上漂荡，风也依然从缝隙中刺向骨头。刘也的手已被冻得痉挛，嘴唇和脸已铁青。瘦小男人哆嗦着缩成一团，显得更加瘦小。中年女人手里握着矿泉水瓶，里面的水也已经被冻成了冰块。

“妈的，给她也不喝。”瘦小男人侧过身，伸手去拿女人手中的水。

刘也这时已经被冻得无力去阻止什么，只能看着瘦小男人去抢女人手中那半瓶已经被冻成冰的水。

瘦小男人第一次从中年女人手中拿水的时候居然没有成功。中年女人紧紧地握着水瓶，瘦小男人嘴里骂了句什么，再次用力去拿。让瘦小男人和刘也都没想到的是，中年女人的身体已经僵硬了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倒在了地上——她死了。

甲板下死寂一片，瘦小男人用脚试探性地踢了踢女人，中年女人仍旧一动不动。瘦小男人有些害怕，一下子把刚从中年女人那里抢来的半瓶冻成冰块的水扔到了一边。寒风依然从缝隙里吹进来，吹在人脸上像刀割一样。

马达声仍然在耳边轰鸣不止，让人心烦意乱。这是刘也第一次与一个死人这么近距离接触。他觉得在狭小的空间里，连仅有的一点点空气都变得僵硬了。刘也又一次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：他居然莫名其妙地上了这条船。刘也再一次对自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。寒冷让他格外清醒，环境让他极为冷静。他想：自己会不会也是如此下场，突然一夜之间就这样变成一具尸体。

“嘿！嘿！”刘也边喊边敲着头上的甲板，他希望能让上面的人知道下面发生的事情。

“敲什么？”上面的人说。

“下面出事了！”刘也大声说。

“人死了，是吧？死了就死了，这种人没命过去。”上面的人说。

“你们怎么这样？人死了，你们也不管？”刘也大喊。

“管好你自己吧，别乱管事。”上面的人说。刘也又使劲捶了捶甲板，但上面的人根本无动于衷。

刘也把中年女人的头巾解下来，盖在她脸上。刘也和瘦小男人无奈地又陷入寒冷和沉默中。

刘也再一次坚持到了黑夜。寒风依然在身边穿梭，刘也还是忍不住睡着了。他头脑混乱，梦像过电影一样穿梭于脑海。很多事混杂在一起，那女人的容貌一直缠绕着他，让他感觉到无比恐惧，当然还有如被死神包围的寒冷。

这时候，也许只有信念可以成为一股暖流，也许只有回忆可以成为一根支柱。

第二章

闪回的曾经

2005年初秋，还有些热，我记得很清晰！

北京朝阳公园音乐节人声鼎沸。

我去音乐节的原因除了我很喜欢的歌手来中国演出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把家搬到朝阳公园附近。

我当时的生活状况可谓捉襟见肘，只有靠现场音乐释放一下情绪了。

装了一大包听装啤酒，我、陆阳、老马三个人，翻墙进了公园。

演出场地在公园的最里面，我们进场时，演出已经开始。我们追寻着强烈的音乐，一步步向人群走去。

“坐这儿吧！”我指着舞台前的一块草坪对陆阳和老马说。

这时，台上张震岳正在唱着《自由》，老马跟着哼哼着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他脱去上衣，拿出一罐啤酒，一口气干了一半。他后背“老马，保持微笑”的文身已经沾满了汗水。这个文身，文的是老马本人咧